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六

池九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積

青原下九世

清涼益禪師法嗣

常州正勤院希奉禪師蘇州謝氏子上堂古

池九

聖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道一一法一

宗衆多法一法宗又道起唯法起滅唯法滅

又道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據此說

話尾滯久在叢林上座若是初心兄弟且須

體道人身難得正法難聞莫同等閑施主衣

食不易消遣若不明道箇箇盡須還他上座

要會道麼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甚麼處得這箇消息問如何是諸法空相

師曰山河大地問僧衆雲集請師舉唱宗乘

師曰舉來久矣問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今日

正勤將何付囑師曰萬歲萬歲問古人有言
山河大地是汝真善知識如何得山河大地
爲善知識去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問
如何是合道之言師曰汝問我答問靈山會
上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人得聞師曰迦葉
親聞箇甚麼問古佛道場學人如何得到師
曰汝今在甚麼處問如何是和尚圓通師敲
禪牀三下問如何是脫却根塵師曰莫妄想
問人王法王是一是二師曰人王法王問如
何是諸法寂滅相師曰起唯法起滅唯法滅
問如何是未曾生底法師曰汝爭得知問無
著見文殊爲甚麼不識師曰汝道文殊還識
無著麼問得意誰家新曲妙正勤一句請師
宣師曰道甚麼曰豈無方便也師曰汝不會
我語

漳州羅漢智依宣法禪師上堂盡十方世界無一微塵許法與汝作見聞覺知還信麼然雖如此也須悟始得莫將爲等閑不見道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祇具一隻眼還會麼僧問纖塵不立爲甚麼好醜現前池九師曰分明記取別處二人問大衆雲集誰是得者師曰還曾失麼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行脚僧問如何是寶壽家風師曰一任觀看曰恁麼則大衆有賴師曰汝作麼生曰終不敢謾大衆師曰嫌少作麼問僧受業在甚麼處曰在佛跡師曰佛在甚麼處曰甚麼處不是師舉起拳曰作麼生曰和尚收取師曰放閣黎七棒問僧今夏在甚麼處僧曰在無言上座處師曰還曾問訊他否僧曰也曾問訊師曰無言作麼生問得僧曰若得無言甚麼處不問得

師喝曰恰似問老兄師與彥端長老喫餅餕三端曰百種千般其體不二師曰作麼生是不二體端拈起餅餕師曰祇守百種千般端曰也是和尚見處師曰汝也是羅公詠梳頭樣師將示滅乃謂衆曰今晚四大不和陽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浩浩地還有人治得麼若治得永劫不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我言訖告寂

金陵鍾山章義院道欽禪師太原人也初住蘆山棲賢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我尋常示汝何不向衣鉢下坐地直下叅取須要上來討箇甚麼既上來我即事不獲已便舉古德少許方便抖擻些子龜毛兔角解落向汝諸上座欲得省要僧堂裏三門下寮舍裏參取好還有會處也未若

有會處試說看與上座證明僧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棲賢有甚麼境問古人拈椎豎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古人道了也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和尚指示師曰一手指天一

手指地後江南國主請居章義道場上堂總來這裏立作甚麼善知識如河沙數常與汝爲伴行住坐臥不相捨離但長連牀上穩坐地十方善知識自來參上座何不信取作得

如許多難易他古聖嗟見今時人不奈何乃曰傷夫人情之惑久矣目對真而不覺此乃嗟汝諸人看却不知道看却甚麼不知何不體察古人方便祇爲信之不及致得如此諸上座但於佛法中畱心無不得者無事體道去便下座僧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時如何師曰莫謾語問佛法還受變異也無師曰

上座是僧問大眾雲集請師舉揚宗旨師曰久矣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玄有甚麼旨金陵報恩匡逸禪師明州人也江南國主請

居上院署凝密禪師上堂顧視大眾曰依而行之即無累矣還信麼如太陽赫奕皎然地更莫思量思量不及設爾思量得及喚作分限智慧不見先德云人無心合道道無心合人人道旣合是名無事人且自何而凡自何而聖於此若未會可謂爲迷情所覆便去離不得迷時池九即有室礙爲對爲待種種不同忽然惺去亦無所得譬如演若達多認影迷頭豈不擔頭覓頭然正迷之時頭且不失及平悟去亦不爲得何以故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於動靜僧問諸佛說法普潤羣機和尚說法甚麼人得聞師曰祇

有汝不聞問如何是報恩一句師曰道不是
得麼問十二時中思量不到處如何行履師
曰汝如今在甚麼處問祖嗣西來如何舉唱
師曰不違所請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我答爭
似汝舉問佛爲一大事因緣出世未審和尚
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恁麼則大衆有賴師
曰莫錯會

金陵報慈文遂導師杭州陸氏子嘗究首楞
嚴甄會真妄緣起本末精博於是節科注釋
文句交絡厥功既就謁於法眼述已所業深
符經旨眼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
曰明還甚麼師曰明還日輪曰日還甚麼師
懵然無對眼誠令焚其所注之丈師自此服
膺請益始忘知解金陵國主署雷音覺海大
導師上堂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威權三

濟光

五

界德被四方共稟靈光咸稱妙義十方諸佛
常頂戴汝誰敢是非及乎向這裏喚作開方
便門對根設教便有如此如彼流出無窮若
能依而奉行有何不可所以清涼先師道佛
是無事人且如今覓箇無事人也不可得僧
問巔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汝喚甚麼
作巔山巖崖問如何是道師曰妄想顛倒乃
曰老僧平生百無所解日日一般雖住此間
隨緣任運今日諸上座與本無異珍重僧問
如何是無異底事師曰千差萬別僧再問師
曰止止不須說且會取千差萬別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方丈板門扇問如何是無相
道場師曰四郎五郎廟問如何是吹毛効師
曰簎麵杖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遠遠近
近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咄哉癡人此是

險路問僧從甚麼處來曰曹山來師曰幾程到此曰七程師曰行却許多山林谿澗何者是汝自己曰總是師曰衆生顛倒認物爲己曰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總是乃曰諸上座各在此經冬過夏還有人悟自己也無山僧與汝證明令汝真見不被邪魔所惑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好箇師僧眼目甚分明

漳州羅漢院守仁禪師泉州人也上堂祇據如今誰欠誰剩然雖如此猶是第二義門上座若明達得去也且是一是二更須子細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曰即今是甚麼意問如何是涅槃師曰生死曰如何是生死師曰適來道甚麼僧衆晚參師曰物物本來無處所一輪明月印心池便歸方丈次住報恩上堂報恩這裏不曾與人揀話今日

與諸上座揀一兩則話還願樂麼諸上座鶴脰長鳬脰短甘草甜黃藥苦恁麼揀辨還恆雅意麼諸上座莫是血脉不通泥水有隔麼且莫錯會珍重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喚甚麼作西來意曰恁麼則無西來也師曰由汝口頭道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無汝菩眼處問學人未委稟承請師方便師曰莫相孤負麼曰恁麼則有師資之分也師曰叢林見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如何是無生之相師曰捨身受身曰恁麼則生死無過也師曰料汝恁麼會又曰人人皆備理一一盡圓常僧便問如何是圓常之理師曰無事不參差曰恁麼則縱橫法界也師曰巧道有何難問如何是不到三寸師曰你問我答問僧甚麼處來曰福州來師曰跋

涉如許多山嶺阿那箇是上座自己曰某甲親離福州師曰祇恁麼別更有商量曰更作甚麼商量師曰汝話墮也問不昧緣塵請師一接師曰喚甚麼作緣塵曰若不伸問焉息疑情師曰若不是今日便作官方

撫州黃山良匠禪師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

黃山家風師曰築著汝鼻孔問如何是不遷

義師曰春夏秋冬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

曰汝問宗乘中一句豈不是曰恁麼則不喫
喫師曰莫喫喫好問衆星攢月時如何師曰

喫甚麼作月曰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這箇是甚麼問明鏡當臺森羅爲甚麼不現師

曰那裏當臺曰爭奈即今何師曰又道不現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滑州衛南人也初問

青峰如何是學人自己峰曰丙丁童子來求

火後謁法眼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峰眼曰青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麼會又爭得師曰某甲祇與麼未審和尚如何眼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曰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開堂日李王與法眼俱在會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到此爲甚麼不會師曰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又看法眼乃抽身入衆法眼與李王當時失色眼

歸方丈令侍者喚問話僧至眼曰上座適來問底話許你具眼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眼殼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終僧問了了見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不欲便道問如何是金剛大士師曰見也未問如何是諸

聖密密處師曰却須會取自己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師曰待汝會始得上堂諸上座盡

有常圓之月各懷無價之珍所以月在雲中雖明而不照智隱惑內雖真而不通無事久立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飛飛颺颺問如何

是了然一句九師曰對汝又何難曰恁麼道莫便是也無師曰不對又何難曰深領和尚恁

麼道師曰汝道我道甚麼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待汝生即道曰賓主歷然師

曰汝立地見亡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

曰汝還曾道著也未曰祇如道著如何體會

師曰待汝問始得問教中道樹能生果作玻

瓈色未審此果何人得嚙師曰樹從何來曰

學人有分師曰去果八萬四千問如何是不

遷義師曰江河競注日月旋流問宗乘中玄

要處請師一言師曰汝行脚來多少時也曰不會逢伴侶師曰少睡

金陵淨德院智筠達觀禪師河中府王氏子初住棲賢上堂從上諸聖方便門不少大抵

祇要諸仁者有箇見處然雖未見且不參差

一絲髮許諸仁者亦未嘗違背一絲髮許何

以故烜赫地顯露如今便會取更不費一毫

氣力還省要麼設道毘盧有師法身有王斯乃抑揚對機施說諸仁者作麼生會對底道

理若也會且莫嫌他佛語莫重祖師直下是

自己眼明始得僧問如何是的的之言師曰

九

道甚麼問紛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覓箇甚

麼不得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用祖師意作

甚麼問今朝呈遠端正意爲誰來師曰大衆

盡見汝恁麼問江南國主創淨德院延請居

之署達觀禪師上堂夫欲慕道也須上上根器始得造次中下不易承當何以故佛法非

心意識境界上座莫恁麼懷狹地他古人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綿綿不漏絲髮所以諸佛讚歎讚歎不及比喻比喻不及道

上座威光赫奕亘古亘今幸有如是家風何不紹續取爲甚麼自生卑劣枉受辛勤不能曉悟祇爲如此所以諸佛出興於世祇爲如

此所以諸佛唱入涅槃祇爲如此所以祖師特地西來僧問諸聖皆入不二法門如何是

不二法門師曰但恁麼入曰恁麼則今古固然去也師曰汝道甚麼處是同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恰問著曰恁麼則學人禮拜也師曰汝作麼生會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乃曰吾不能投身巖谷滅迹市鄺而出入

禁庭以重煩世主吾之過也遂屢辭歸故山國王錫以五峰棲玄蘭若

高麗國道峰山慧炬國師始發機於法眼之室本國主思慕遣使來請遂回故地國主受心訣禮待彌厚一日請入王府上堂師指威

鳳樓示衆曰威鳳樓爲諸上座舉揚了也還會麼儻若會且作麼生會若道不會威鳳樓作麼生不會珍重

杭州真身寶塔寺紹巖禪師雍州劉氏子吳越王命師開法署了空大智常照禪師上堂

山僧素寡知見本期開放念經待死豈謂今日大王勤重苦勉山僧効諸方宿德施張法筵然大王致請也祇圖諸仁者明心此外別無道理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譚笑時凝然杜默時參尋知識時道伴商畧時

觀山觀水時耳目絕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爲魔魅所攝豈曰明心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舍日月包太虛謂是本來真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諸仁者要會麼心無是者亦無不是者汝擬執認其可得乎僧問六合澄清時如何師曰大衆誰信汝師開寶四年七月示疾謂門弟子曰諸行無常即常住相言訖跏趺而逝

台州般若寺敬遵通慧禪師上堂皎皎烜赫地亘古今也未曾有纖毫間斷相無時無節長時拶定上座無通氣處所以道山河大地是上座善知識放光動地觸處露現實無絲頭許法可作隔礙如今因甚麼却不會特地生疑去無事不用久立僧問優曇花折人皆覩般若家風賜一言師曰不因上座問不

曾舉似人曰恁麼則般若雄峰詎齊今古師曰也莫錯會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華師曰汝甚麼處見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且領話好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試舉迦葉聞底看曰恁麼則迦葉親聞去也師曰亂道作麼師自述真讚曰真兮寥廓郢人圖獲嶽聳雲空澄潭月躍

廬山歸宗策真法施禪師曹州魏氏子也初名慧超謁法眼問曰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眼曰汝是慧超師從此悟入住後上堂諸上座見聞覺知祇可一度祇如會了是見聞覺知不是見聞覺知要會麼與諸上座說破了也待汝悟始得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我向汝道即別有也問如何是歸宗境師

曰是汝見甚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出去
問國王請命大啓法筵不落見聞請師速道
師曰閑言語曰師意如何師曰又亂說問承
教有言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塵刹即不問如何是報佛恩師曰汝若是則
報佛恩問無情說法大地得聞師子吼時如
何師曰汝還聞麼曰恁麼則同無情也師曰
汝不妨會得好問古人以不離見聞爲宗未
審和尚以何爲宗師曰此問甚好曰猶是三
緣四緣師曰莫亂道

洪州同安院紹顯禪師僧問王恩降旨師親
受熊耳家風乞一言師曰已道了也問千里
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好入處雲蓋山乞至造
殿有官人問既是雲蓋何用乞毛僧無對師
代曰罕遇其人

廬山棲賢慧圓禪師上堂出得僧堂門見五
老峰一生參學事畢何用更到這裏來雖然
如此也勞上座一轉了也珍重僧問不是風
動不是幡動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大衆
一時會取上堂有僧擬問師乃指其僧曰住
住其僧進步問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前
言不構後語難追曰未審今日事如何師曰
不會人言語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好問
如何是棲賢境師曰入得三門便合知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土不久少

洪州觀音院從顯禪師泉州人也上堂衆集
良久曰文殊深讚居士未審居士受讚也無
若受讚何處有居士邪若不受讚文殊不可
虛發言也大衆作麼生會若會真箇衲僧僧
問居士默然文殊深讚此意如何師曰汝問

我答曰忽遇恁麼人出頭來又作麼生。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問如何是觀音家風師曰眼前看取曰忽遇作者來作麼生見待師曰貧家祇如此未必便言歸問久負沒

絃琴請師彈一曲進一師曰作麼生聽其僧側耳

師曰賺殺人乃曰盧行者當時大庾嶺頭謂

明上座言莫思善莫思惡還我明上座本來

面目來觀音今日不恁麼道還我明上座來

恁麼道是曹溪子孫也無若是曹溪子孫又

爭除却四字若不是又過在甚麼處試出來

商量看良久曰此一衆真行脚人也便下座

太平興國八年九月中師謂檀那袁長史曰

老僧三兩日間歸鄉去袁曰和尚年尊何更

思鄉師曰歸鄉圖得好鹽喫袁不測其言翌

日師不疾坐亡袁建塔于西山

洛京興善樓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向汝道甚麼即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猶記得

洪州嚴陽新興院齊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還信麼曰信則深信乞和尚慈悲師曰祇此信心亘古亘今快須究取何必沉吟要出三界三界唯心師因雪謂衆曰諸上座還見雪麼見即有眼不見無眼有眼即常無眼即斷恁麼會得佛身充滿問學人辭去泐潭乞和尚示箇入路師曰好箇入路道心堅固隨衆參請隨衆作務要去便去要住便住去之與住更無他故若到泐潭不審馬祖

潤州慈雲匡達禪師僧問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

曰作麼生師曰不好

蘇州薦福院紹明禪師州將錢仁奉請住持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看取

澤州古賢院謹禪師侍立法眼次眼問一僧曰自離此間甚麼處去來曰入嶺來光九眼曰不

易曰虛涉他如許多山水眼曰如許多山水十四

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此有省住後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築著你鼻孔問僧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僧堅指師曰

現則現你作麼生會僧無語

宣州興福院可勲禪師建州朱氏子僧問如

何是興福正主師曰闍黎不識曰莫祇這便

是麼師曰縱未歇狂頭亦何失問如何是道

師曰勤而行之間何云法空師曰不空有偈

示衆曰秋江煙島晴鷗驚行立不念觀世

音爭知普門

洪州上藍院守訥禪師上堂盡令提綱無人掃地叢林兄弟相共證明晚進之流有疑請問僧問願開甘露門當觀第一義不落有無中請師垂指示師曰大眾證明曰恁麼則莫

相屈去也師曰閑言語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問阿誰

撫州覆船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謗祖師好

杭州奉先寺法瓈法明普照禪師僧問釋迦光五

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未審今日有何祥

瑞師曰大眾盡見曰法王法如是師曰人王

見在問法眼寶印和尚親傳今日一會當付

何人師曰誰人無分曰恁麼則雷音普震無

邊剎去也師曰也須善聽

廬山化城寺慧朗禪師江南相國宋齊丘請開堂師陞座曰今日令公請山僧爲衆莫非承佛付囑不忘佛恩衆中有問話者出來爲令公結緣僧問令公親降大衆雲臻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莫是孤負令公麼問師當苦口爲甚麼學人已事不明師曰闍黎甚麼處不明白不問處請師決斷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全因今日去也師曰退後禮三拜

高麗國靈鑒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牛欄是問如何是佛師曰拽出癩漢著荆門上泉和尚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我得問遠遠投師如何一接師按杖視之其僧禮拜師便喝問尺璧無瑕時如何師曰我不重曰不重後如何師曰火裏蜘蛛飛上天

杭州慧日永明寺道鴻通辯禪師僧問遠離天台境來登慧日峰久聞師子吼今日請師

通師曰聞麼曰恁麼則昔日崇壽今日永明也師曰幸自靈利何須亂道乃曰大道廓然古今常爾真心周徧如量之智皎然萬象森羅咸真實相該天括地亘古亘今大衆還會

廬山大林寺僧遁禪師初住圓通有僧舉僧問玄沙向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沙曰少人聽未審玄沙意旨如何師曰待汝移却石耳峰我即向汝道

歸宗密別
云且低聲

池州仁王院緣勝禪師僧問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僧家自有本分事曰不問僧家本分事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話頭何在

青原下十世

天台韶國師法嗣

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餘杭王氏子總角之歲歸心佛乘旣冠不茹葷日唯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纔六旬悉能誦之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屬翠巖叅禪師遷止龍冊寺大闡玄化時吳越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志遂禮翠巖爲師執勞供衆都忘身宰衣不繒纊食無重味野蔬布襦以遣朝夕尋徃天柱峰九旬習定有烏類斥鶴巢於衣襍中暨謁韶國師一見而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緣他

池九

十七

曰大興佛事初住雪竇上堂雪竇這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奇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甚麼處進步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華結言言徹底冰師有偈曰孤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忠懿王請開山靈隱新寺明年遷永明大道場衆盈二千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問學人久在永明爲甚麼不會永明家風師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回亦出不得未審出甚麼處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問教道中一切諸

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轉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著眼聽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砂盆師居永明十五載度弟子一千

七百人開寶七年入天台山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衆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不可稱算六時散華行道餘力念法華經計萬三千部著宗鏡錄一百卷詩偈賦詠凡千萬言播於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齋書敘弟子之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數珠金澡罐等彼國僧三十六人皆承印記

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開寶八年十二月示疾越二日焚香告衆跏趺而寂塔于大慈山蘇州長壽院朋彥廣法禪師永嘉秦氏子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四稜塌地問如何是絕

絲毫底法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即相而無相也師曰也是狂言問如何是徑直之言師曰千迂萬曲曰恁麼則無不總是也師曰是何言歟問如何是道師曰跋涉不易

溫州火寧院弘禪師僧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七顛八倒曰恁麼則法門無別去也師曰我知汝錯會去問皎皎地無一絲頭時如何師曰話頭已墮曰乞師指示師曰適來亦不虛設問向上宗乘請師舉揚師曰汝問太遲生曰恁麼則不仙陀去也師曰深知汝恁麼去

杭州五雲山華嚴院志逢禪師餘杭人也生惡葷血膚體香潔幼歲出家於臨安東山朗瞻院依年受具通貫三學了達性相嘗夢陞須彌山覩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

足唯不識第三尊但仰視而已釋尊謂之曰
此是補彌勒處師子月佛師方作禮覺後因
閱大藏經乃符所夢天福中遊方抵天台雲
居參國師賓主緣契頓發玄祕一日入普賢
殿中宴坐倏有一神人跪膝於前師問汝其

十九

十九

誰乎曰護戒神也師曰吾患有宿愆未殄汝

知之乎曰師有何罪唯一小過耳師曰何也

曰凡折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傾棄非所宜也
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

脾疾十載方愈凡折退飲食及涕唾便利等
並宜鳴指默念咒發施心而

領吳越國王嚮師道風召賜紫衣署普覺

禪師命徃臨安功臣院上堂諸上座捨一知

識叅一知識盡學善財南遊之式樣且問上

座祇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妙峰謁德雲比

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却於別峰相見夫教

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明得此亦
昭然諸上座即今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相
見此處是妙峰是別峰脫或從此省去可謂
不孤負老僧亦嘗見德雲比丘未常刹那相
捨離還信得及麼僧問叢林舉唱曲爲今時

如何是功臣的意師曰見麼曰恁麼則大
衆咸欣也師曰將謂師子兒問佛佛授手祖
祖傳心未審和尚傳箇甚麼師曰汝承當得
麼曰學人承當不得還別有人承當得否師
曰大衆笑汝問如何是如來藏師曰恰問著
問如何是諸佛機師曰道是得麼上堂良久
曰大衆看看便下座上堂古德爲法行腳不
憚勤勞如雪峰三到投子九上洞山盤桓往
返尚求箇入路不得看汝近世叅學人纔跨
門來便要老僧接引指示說禪且汝欲造玄

極之道豈同等閑而況此事亦有時節躁求
焉得汝等要知悟時麼如今各且下去堂中
靜坐直待仰家峰點頭老僧即爲汝說時有
僧出曰仰家峰點頭也請師說師曰大衆目
道此僧會老僧語不會老僧語僧禮拜師曰

光九

二十一

今日偶然失鑒有人問僧無爲無事人爲甚

杭州報恩紹安通辯明達禪師上堂僧問大
衆側聆請師不答師曰奇怪曰恁麼則今日
得遇於師也師曰是何言歟乃曰一句染神
萬劫不朽今日爲諸人舉一句子良久曰分
明記取便下座上堂幸有樓臺匝地常提祖
印不妨諸上座參取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見成曰恁麼則亘古
且今也師曰莫閑言語

光九

二十一

起佛法之見吾與烹茶兩甌且道賞伊罰伊
同教意不同教意開寶四年大將凌超於五
雲山創院奉師爲終老之所師每攜大扇乞
錢買肉飼虎虎每迎之載以還山雍熙二年
示寂塔於本院

福州廣平院守威宗一禪師本州人也參天
台國師得旨乃付衣法時有僧問大庾嶺頭

提不起如何今日付於師師提起曰有人敢道天台得麼上堂達磨大師云吾法三千年後不移絲髮山僧今日不移達磨絲髮先達之者共相證明若未達者不移絲髮僧問洪鐘韻絕大衆臨筵祖意西來請師提唱師曰洪鐘韻絕大衆臨筵問古人云任汝千聖見我有天真佛如何是天真佛師曰千聖是弟問如何是廣平家風師曰誰不受用上堂不用開經作梵不用展鈔牒科還有理論處也無設有理論處亦是方便之談宗乘事合作麼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未曾有人答得曰請師方便師曰何不更問

川投訪禪會屬路岐艱且遂回天台山結茅尋遇韶國師開示頓悟本心乃辭出山征聞於王王命住越州清泰次召居上寺署正覺空慧禪師上堂十方諸佛一時雲集與諸上座證明諸上座與佛一時證明還信麼切忌卜度僧問四衆雲臻如何舉唱師曰若到諸方切莫錯舉曰非但學人大衆有賴師曰禮拜著問五乘三藏委者頗多祖意西來乞師指示師曰五乘三藏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汝却靈利問如何大作佛事師曰嫌甚麼池九曰恁麼則親承摩頂去也師曰何處見世尊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過這邊立僧纔移步師召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取一偈汝問西來意且過這邊立昨夜三更時雨打虛空濕電影忽然明不似蚰蜒急開寶七年示疾告

衆言別時有僧問昔日如來正法眼迦葉親傳未審和尚玄風百年後如何體會師曰汝甚麼處見迦葉來曰恁麼則信受奉行不忘斯旨去也師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言訖跏趺而寂闍維舌根不壞柔軟如紅蓮華藏於普賢道場

廣州光聖院師護禪師閩人也自天台得法化行嶺表國王劉氏創大伽藍請師居焉署大義禪師僧問昔日梵王請佛今日國主臨筵祖意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要西來山僧已舉唱了也曰豈無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方便問學人乍入叢林西來妙訣乞師指示師曰汝未入叢林我已示汝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不要領會

杭州奉先寺清昱禪師永嘉人也忠懿王召

入問道創奉先居之署圓通妙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高聲舉似大衆

台州紫凝普聞寺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鉏頭師曰但恁麼諦信曰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曰汝自何來有偈示衆曰今年五十五脚未蹋寸土山河是眼睛大海是我肚太平興國四年有旨試僧經業山門老宿各寫法名唯師不閑書札時通判李憲問世尊還解書也無師曰天下人知淳化初不疾命侍僧開浴浴訖垂誠徒衆安坐而逝塔於本山三年後門人遷塔發龕覩師容儀儼若髭髮仍長遂迎入新塔

溫州鴈蕩山願齊禪師錢塘江氏子上堂僧問夜月舒光爲甚麼碧潭無影師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師曰不唯弄影兼乃

怖頭

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蘇州人也忠懿王命
王越州清泰署慧智後遷上寺上堂山僧素
乏知見復寡聞持頃雖侍立於國師不蒙一
句開示以致今日與諸仁者聚會更無一法
可相助發何況能爲諸仁者區別緇素商量
古今還怪得山僧麼若有怪者且道此人具
眼不具眼有賓王義無賓王義晚學初機必
須審細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神通事師曰
恁麼則閣黎怪老僧去也曰不怪時如何師
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太平興國三年吳越
王入觀師隨寶塔至見于滋福殿賜紫衣號
慧明禪師端拱中乞還故里詔從之賜御製
詩忠懿王施金於常熟本山院創輒浮圖七
級高二百尺功既就至道三年八月示寂塔

乞

二十一

于院之西北隅

杭州光慶寺遇安禪師錢塘沈氏子上堂僧
問無價寶珠請師分付師曰善能吐露曰恁
麼則人人具足去也師曰珠在甚麼處僧禮
拜師曰也是虛言問提綱舉領盡立主賓如
何是主師曰深委此問曰如何是賓師曰適
來向汝道甚麼曰賓主道合時如何師曰其
令不行問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如何是吞萬
象底光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麼問曰光吞萬
象從師道心月孤圓意若何師曰抖擻精神
著曰鶯倚雪巢猶可辯光吞萬象事難明師
曰謹退問青山綠水處處分明和尚家風乞
垂一句師曰盡被汝道了也曰未必如斯請
師答話師曰不用閑言又一僧方禮拜師曰
問答俱備僧擬問師乃叱之上堂欲識曹溪

旨雲飛前面山分明真實箇不用別追攀僧

問古德有言井底紅塵生山頭波浪起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若到諸方但恁麼問曰和尚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乃曰古今相承皆云塵生井底浪起山頭結子空華生

池九

王

兒石女且作麼生會莫是和聲送事就物呈

心句裏藏鋒聲前全露麼莫是有名無體異

唱玄譚麼上座自會即得古人意旨即不然既恁麼會不得合作麼生會上座欲得會麼但看泥牛行處陽燄飄波木馬嘶時空華墜影聖凡如此道理分明何須久立珍重

台州般若寺友蟾禪師錢塘人也初住雲居

普賢忠懿王署慈悟禪師遷止上寺衆盈五百僧問鼓聲纔罷大眾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虧汝甚麼曰恁麼則人人盡虧恩

去也師曰莫亂道

婺州智者寺全肯禪師初參國師國師問汝名甚麼師曰全肯國師曰肯箇甚麼師於言下有省乃禮拜住後僧問有人不肯還甘也無師曰若人問我即向伊道

音釋

筭

古旱切音。幹小竹也。𦵹屋郭切音。𧈧汝朱切音。襦。襦短衣也。鶲。

於諫切音。晏小雀也。余六切音。日光也。

逎

本。逎。同。食。相。更。切。音。寺。昱。